

冯苓植◎著

三分野史，七分正史，十分历史。
全景展现大元王朝历史画面，比学术写史更简单，比草根写史更耐看。

大元王朝

下

【读史随笔】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冯苓植◎著

三分野史，七分正史，十分历史。
全景展现大元王朝历史画卷。北宋书写的史更简单，元草书写的史更耐看。

大元王朝

下

【读史随笔】



内蒙古出版集团
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话元王朝. 下 / 冯苓植著. - 呼和浩特: 远方出版社, 2010.4
ISBN 978-7-80723-499-9

I. ①大… II. ①冯… III. ①中国 - 古代史 - 元代 - 通俗读物
IV. ①K247.0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0)第049335号

大话元王朝 【读史随笔】(下)

著 者 冯苓植
史学顾问 赵文端
蒙俗顾问 托 雅 巴拉吉
责任编辑 张 宇 敖登格日乐
图片编辑 晓 乔 韩 芳
出版发行 内蒙古出版集团 远方出版社
社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666号
(电话 0471-4919981 邮编 010010)
经 销 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开 本 720×1000 1/16
印 张 30
字 数 350千字
版 次 2010年7月第1版
印 次 2010年7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0723-499-9
定 价 58.00元(上、下)

目录

第一辑

- 忽必烈驻马长江之艰难抉择.....002
阿里不哥执掌汗廷之图谋不轨.....011

第二辑

- 察必与忽必烈之南北遥相呼应.....020
忽必烈「海纳百川」之潜行北返.....027

第三辑

- 兄弟对峙，心照不宣均为谋汗位.....034
中华开统，忽必烈开平新都率先称汗.....040
两汗对决首战秦陇地.....049
新任「大哈敦」之坐镇新都.....061
攻陷汗都，忽必烈草原也称雄.....066

第四辑

- 返开平，任人唯贤组中枢.....076
重农桑，彻底由「武功」向「文治」转型.....079
兴儒学与王文统之理财赋.....084

第五辑

- 阿里不哥死灰复燃地再次角逐汗权.....092
李璫之乱所造成的历史倒退.....098

目录

历史分水岭前乍现的「罢黜世侯」……………106

第六辑

阿里不哥走投无路之前来归降……………116

郝经失踪之谜与忽必烈之备战大一统……………127

圣僧八思巴之抚治西藏……………133

行汉法之立太子与册封皇后……………138

第七辑

忽必烈之从容部署与南宋之风雨飘零……………146

腐败，终使南宋小朝廷「寿终正寝」……………157

再创历史之辉煌与阿合马之坐大……………163

第八辑

忽必烈和儒臣之渐行渐远与殃及后宫……………174

察必之死与阿合马之位极人臣……………181

第九辑

权奸之暴毙与文天祥之大义凛然……………192

忽必烈的壮怀激烈与太子的英年早逝……………202

第十辑

自觉走下神坛的「千古一帝」……………212

最后的亮相与精彩的谢幕……………220



第一辑

【本辑提要】蒙哥大汗的意外猝死钓鱼城，突然终结了一代英雄的征服梦。但大元王朝仍显得是那么遥远，因为汗位的空悬必然会引发新一轮汗权之争。但更可悲的是，蒙哥大汗生前并未钦定汗位继承人，似早已隐伏下“兄弟阋墙”与“手足相残”之必然。而此时的阿里不哥不但身为“监国”且又享有“幼子守灶”权，同时还广受守旧的宗亲贵胄的拥戴。再反观忽必烈，他不仅未占上述任何优势，反而远离草原母地仍金戈铁马地战斗在长江边，并且绝不容失败，只要稍有疏忽便会成为皇族的“替罪羔羊”。北返难归，求胜难速，两眼茫茫，路在何方？而此时的阿里不哥却急欲抢登汗位，竟置民族大义与手足亲情而不顾，反倒为他暗布罗网……

【忽必烈驻马长江之艰难抉择】

1259年七月，“也客蒙古兀鲁思”之第四任大汗蒙哥猝死于四川钓鱼山城。

史称，他是犯了“万乘之尊，不宜轻动”之大忌，乃“张千金之弩，为麒麟而发”。究其原因，皆因“不改陈规、不思变通、逞匹夫之勇”所造成。总之，古代向来是以成败论英雄的，以致蒙哥大汗第二次西征中的战功也似乎连带被后人遗忘了。但有一点却是肯定的：由于他的猝亡，暂时延缓了腐败不堪的南宋政权覆灭时间。

而忽必烈的处境却更进退两难……

须知，在此之前他的“仁治后方”就曾引起颇多的怀疑，有人竟推测这是忽必烈“蓄意拖延时间，以观川蜀用兵进展”。其实，这均是阿里不哥等唯恐他再次“坐大”背后之恶意中伤。试想，忽必烈刚刚受命统帅东路大军，难道不加整顿调配就能立即再次去冲锋陷阵吗？况且，襄樊历来易守难攻，塔察儿已经失败过一次难道还要再重蹈覆辙吗？再加上战略重心已选定长江对岸之

鄂州（今湖北武汉），难道重新进行军事部署不需要时间吗？更何况，其时正处于炎热酷暑之季，难道非要逼喜寒恶暑的蒙古铁骑冒烈日之晒烤而去逞一时之快吗？问题多了、多了！比如还有重振军威、安定民心、筹措粮秣（史称，仅为此就从“济南调运盐数百万斤，散于军队所经州郡，换取粮食”）等等，而解决哪一个问题不需时间？有史可考，即使在蒙哥大汗猝死前，由于阿里不哥的从中之“告鸟状”，忽必烈已身陷于左右为难的局面了。

眼望长江滚滚东流水，似也只能仰天长叹……

还必须提到的是，早在庶弟末哥报讯之前，由于钓鱼城历时近半年久攻不下，西线已传来蒙哥大汗“染疾”甚至“不测”等种种流言蜚语。为此，忽必烈也曾急忙与连襟霸突鲁商议，并曾说：“我们率领了多得像蚂蚁和蝗虫般的大军来到这里，怎么能因为谣传便无所作为地回去呢？”（见拉施德《史集》）霸突鲁“心领神会”，遂决定“全军继续南下”。忽必烈自己坐阵“殿后”，又派遣蒙古八鲁拉思部亲信为先锋，“捕杀了南宋军的哨兵，以防他们把蒙哥大汗猝死的流言传播出去”。可见长江边上已不仅仅是战事，也有着更深层次的“心理博弈”。

没有胜利便没有发言权，随之便是捷报频传—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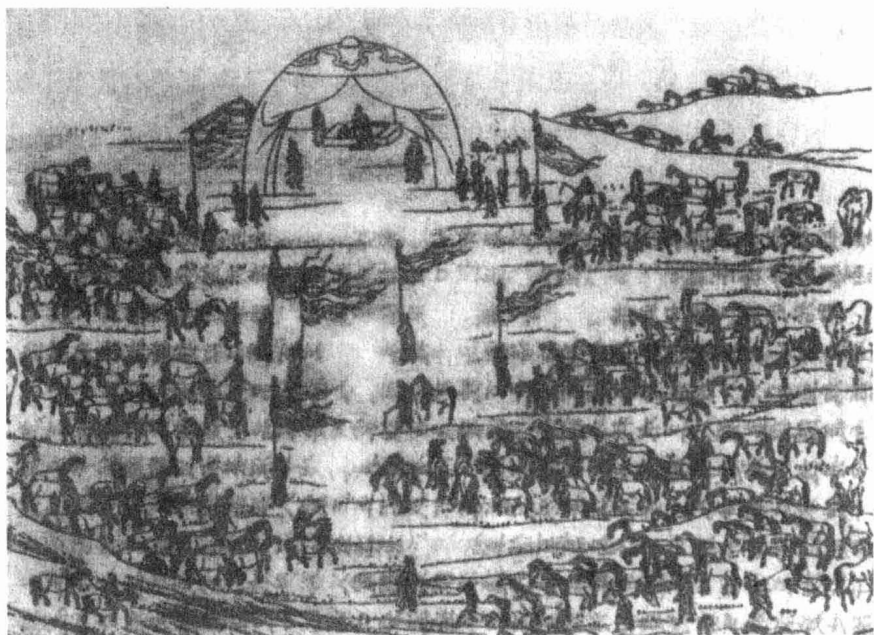
1259年八月，忽必烈率大军渡过淮河。二十日，攻入大散关，南宋戍军纷纷溃退。二十一日，进抵黄陂。

1259年八月中，千户董文炳、刘思敬率部攻克南宋光山县。县城欲效钓鱼城，“已移所于台山寨上”。刘思敬登城被流矢所伤，而忽必烈却派廉希宪前来助董文炳着重于“劝说”，光山县终降。

1259年八月中旬，汉世候张柔也奉命正在攻南宋五关之首——虎头关。其子张宏彦与宋军激战于沙窝，败之，攻陷虎头关。

1259年八月中，另一路汉世候严忠济、严忠嗣兄弟渡淮以后，率军出挂车岭，与宋军激战三昼夜，杀获甚丰，进抵蕲州（今湖北蕲春）。

1259年八月底，忽必烈麾下的东路大军，已经全部突破南宋的淮西防线，直逼长江北岸。



忽必烈的大帐幕

1259年九月一日，正当忽必烈准备渡江攻鄂（今湖北武汉）时，庶弟末哥派人传来了明确无误之蒙哥大汗猝亡的消息，并请他“火速北归以定国家大计”！前面提过，末哥之母又是忽必烈之乳母，二人关系非同一般。他的报讯已证实大汗猝亡确凿无疑，故“装聋作哑”似再无余地了。

噩耗果然迅速传开，军心顿时大乱……

综合中外相关史料可以看出，从九月一日到九月二日这两天，可称为忽必烈作出人生抉择最艰难的两日。文臣武将纷纷进入帅帐争相进谏，甚至当着忽必烈之面争得面红耳赤。有的主张从皇庶弟末哥之议，应“火速北归以定国家大计”；有的则主张决不能“自投罗网”，当“先图中原再作他日谋”！却不料，在文臣武将的激辩声中，忽必烈却顿失往日的从容大度，竟罕见地拂袖而去。突然走出帅帐，远远站立于江岸之上，再一次久久凝视着滚滚长江的东逝水。

无人再敢轻易去打搅，只剩下个英雄孤寂的背影……

也不知又过了多少时候，还多亏赵璧从漠南开平王城传驿报前来。有外史称，此次赵璧疾驰数昼夜却仅带来察必王妃只言片语。众皆以为此番轻易打扰必遭训斥，但谁料忽必烈展阅后竟意外地纵声大笑，再不犹疑，旋即重归帅帐。事后群儒也曾问过赵璧是何锦囊妙计？赵璧回答：“王妃仅曰，当用蒙古心思之……”有些儒僚似又大惑不解。须知，在他们心目中的这位王妃自十七岁嫁到藩邸后，不仅助宗王“纳儒习儒”，而且自己这近二十年来也深得“儒学要义”，日渐成为在中原推行“汉法治汉”的领军人物。此次受命坐镇后方开平王城，北络汗廷、南控燕京、直连前沿，其才智似早已超越华夏历朝历代的“贤后”。难怪王鹗、许衡、窦默等前朝状元、一代大儒、理学名家在忽必烈远征大理时，均能在金莲川团结在她的周围视之为“主心骨”。而奇怪的是，她今日为何竟只字不提历朝典故，反而一反常态仅示意宗王“当用蒙古心思之”！

莫非神鹿的化身又在展示其神奇之处？……

果然，忽必烈在重回帅帐之后，除一脸凝重之外，两目尽显难掩之悲愤之情，再不遮不掩，当即通令东路大军全体将士为蒙哥大汗志哀。战马悲嘶、

旌旗低重，成千上万的蒙古铁骑竟陷入了一片惘然和悲痛之中。但当有蒙将也有人又在建议“立即北归”时，忽必烈却厉声回之曰：“吾奉命南来，岂可无功遽还？”声音回荡于千军万马之间，意思是说：大汗虽去，汗命犹在！作为圣祖子孙，岂能够就这样蒙受屈辱无功而返呢？（详见《元史》之《世祖本纪》）但是进是退，何去何从？似仍在他心灵深处激烈地相互冲撞着。据外史载，这时多亏有霸突鲁赶来与他促膝长谈。而现在也唯有这位带有连襟关系的木华黎之孙才敢于“冒犯”他，果然一见面就开门见山直指察必来函说：“王妃所见，愧煞吾辈蒙古男儿！当以蒙古心决断之，在此噩耗传来之际确有振聋发聩之功。我‘也客蒙古兀鲁思’自圣祖以来唯崇英雄，而前贵由大汗也确因有过失败最终导致窝阔台家系汗位不保。再看此次大汗空国而出灭宋，东西两路均由大汗兄弟亲帅，剩下南路还是由家臣勋将统领。如今大汗于西路猝亡，南路军尚在苦战未卜吉凶，如宗王再无功而返急欲北上，请试想我草原母地将如何看待宗王与拖雷家系？恕未将直言，到时恐怕不仅是一两小儿作乱，而是引发诸王争霸导致圣祖基业之分崩离析！王妃所言切中要害，当以蒙古心决断之！不与小儿争一时长短，当以胜利论长久英雄！”

忽必烈果不愧史称：度量弘广，海纳百川……

次日，即尽将随征诸王与众将召集于帅台之前，罕见地展示了他慷慨激昂的另一面。首先，竟出人意料地历数起蒙哥大汗的种种丰功伟绩。称其为攻无不克的伟大征服者，战无不胜的圣祖皇嫡孙，圣明无比的蒙古大汗，卓越超群的中原君主！随之，更进而道出蒙哥大汗率军是如何过关斩将，如何攻城拔寨，如何用兵如神，如何所向披靡，如何荡平川蜀……使听者莫不为自己的大汗引以为荣，莫不以自己身为蒙古骁将而深感骄傲。而在此时，这位东路军最高统帅却话锋蓦地一转，突然声泪俱下地沉痛宣布：“然而，天不假年！深受万众敬仰之无敌大汗，却为续写圣祖伟大征服事业之辉煌，英勇无畏，积劳成疾，最终竟巍然挺立病逝于烈马雕鞍之上，然英魂不散，临死尚吓死敌将数员，谁料‘南家思’竟无耻敢称之为胜，此真巧对我大汗之亵渎，对我大蒙古之侮辱！是可忍孰不可忍，本王将不日帅师跨江南征雪耻，凡有血性之蒙古男

儿当应奋勇当先争报此仇！”颇具蛊惑性！瞬间便又出奇不意地将蒙哥大汗“奉若神明”，不仅威镇住了东道蒙古诸王，而且也凝聚了众蒙将骁勇的野性战斗力。

汉臣儒士们受冷落了，竟远远被排除在外……

在长江北岸的一座军帐里，群儒们纷纷前来探视累趴下了的驿使赵璧。询问焦点均为：王妃除了那半句话，到底还说了些什么？为何能促使忽必烈宗王一夜间竟有如此巨大转变？但也有一部分谋臣早看出其中端倪，似甘愿受此冷落“乐观其成”。曾与忽必烈同甘共苦的郝经便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个。别看他与赵璧同为晋人，但发展方向却大为不同。忽必烈似早已培养赵璧向能臣干将发展，而郝经却似乎渐渐取代姚枢成为了帅帐的首席谋臣。闻群儒发问，郝经已摇扇代赵璧答曰：“吾主是何等天纵聪慧，有贤妃半句话足矣，况且又有勋贵霸突鲁将军作彻夜长谈，则更显我生超凡之远见卓识。果然，今日才有了此骇世惊人之举！不计前嫌，甘受屈辱，竟出人意外地仍高扬大汗旗号，尽颂大汗伟绩！将大汗重新奉若神灵，其意蕴深远更显吾主之胆略与魄力，若再能渡江接回南路之兀合良台老师，迎来皇庶弟所率之师，则天下大事即已初步可定矣！汗廷之事当由蒙人决断，吾等应静候王令姑且‘袖手旁观’！慧哉，王妃！壮哉，大王！”群儒皆若有所悟，遂均待“吾主”再施雄才大略。

志哀仅两日，忽必烈就把复仇的烈焰引向了长江北岸……

1259年九月三日，这位皇太弟便高扬着蒙哥大汗的旗号，亲自登上了北岸的至高点香炉山。俯瞰大江，遥望南岸。虽早探知南宋方面“陈兵十万，列舟两千”。但现再登高一望，果见得对方“筑堡于岸，水陆戒备，以大船扼江渡，扬战帆确有横截江面之势”。长江自古便被称之为“天堑”，江面开阔，风急浪大，无兵防守尚且难越，何况大船锁江戒备森严！如若忽必烈只空喊复仇口号尽逞一时匹夫之勇，那必然等于驱成千上万蒙古铁骑去“浪滔尽千古风流人物”。好在忽必烈乃马背民族又一代杰出的统帅，在这八个多月的备战时间里早做好了跨江围鄂的充分准备。不仅调来了“深谙水战”的汉世侯张荣、水军万户解诚和部将朱国宝，而且早已命董文炳与董文忠兄弟操练和组成了水

师精锐。无论在战略还是战术上早均已做到心中有数，马背民族就是要大展水战的功夫！

夜色茫茫，滔滔江水尽隐没于一片黑暗之中……

此时，忽必烈方走下香炉山峰顶，回到帅帐之中果断地宣布了自己的决定：次日凌晨开始渡江！当夜，尚命蒙将木鲁花赤、汉臣张文谦专门负责“组织准备船只桨楫”。并事先部署将士们趁夜色奇袭“夺取南宋两艘大船”。指挥若定，尽显统帅风采。

却谁料！天有不测风云……

1259年九月四日，乃忽必烈下令渡江之日。但时至黎明，不仅风雨交加，而且天色晦暗，真可谓“烟雨锁大江”，唯可闻“风呼浪啸、江水拍岸”。史称“诸将均以为不可为渡，忽必烈却不予理睬”。唯董文炳主动请战曰：“长江天险，宋所恃以为国，势心死守，不夺之气不可，臣请尝之！”忽必烈脸色阴转晴，史书又有详尽描述：“忽必烈以为然，亲自拨于敢死之士近百，大型战舰一艘，尚亲手为勇士们挑选甲冑！”众文臣武将一旁静观莫不动容，士气遂为之大振。随之，忽必烈又现身江边，“严令诸将帅扬旗击鼓，分三路一起进发”！恰在此时，天气放晴。史又称“蒙古大军竞相争渡，董家兄弟率敢死之士冲在最前，鼙鼓棹急趋，疾呼奋进，二百艘战船直抵南岸！”由此可见，忽必烈显然是作了周密的安排有备而来。这么大的阵式，这么多战船组成的庞大舰队，足可见他是一位既胸怀雄才大略又思维慎密的军事天才。

还不仅于此，尚有史实与蒙哥大汗形成鲜明对比……

1259年九月四日，就在董文炳兄弟率先登上长江南岸的同时，忽必烈却留在北岸为转移敌方的注意力，还同时在指挥着另一场歼敌的规模宏大的水战。史称“深谙水战”的汉世侯张瑄“严遵忽必烈之号令”，以小船突袭南宋北岸守军，“缴获大船二十艘，俘虏水军二百名，并斩杀宋军将领吕文信”。而水军万户解诚奉忽必烈之命，也尽率精锐于“大江中流”和南宋水师决战。更是“前后十七战，夺敌舰千艘，毙敌甚众”。而此时之忽必烈正驻马香炉山顶峰，俯看江面，挥斥方遒，见南宋水师溃败，遂指点蒙古铁骑纷纷渡江。百

年江防，一日而破，金戈铁马如钢铁洪流般涌向江南。

正面突破长江，这在蒙古战争史上尚属首次……

1259年九月四日下午，远眺长江南岸，渡江前锋张宏（另一张姓名将，可见忽必烈为水战用汉将汉兵之多矣！）于南岸高地“树起‘北斗旗’为信号”，以示“抢滩”成功。而董文炳也派其弟董文用疾划小船返北岸报讯，史称“忽必烈闻之，急策马下山询问胜况”。并踏镫立于马上，竖起马鞭直指苍穹曰：“天也！”意涵颇深，似不仅仅是指“老天保佑”或“天意如此”，似尚有马背民族对原始宗教“长生天”之崇拜。但不管怎样，一股神秘的力量刹时又激起万千铁骑狂热的欢呼。随之，忽必烈更尽显统帅风采，当即挥鞭指令众将士曰：“今夕毋解甲，明日将围城！”也就是说今夜将士们不得脱掉铠甲，以备明日围攻鄂州。同时，又传令汉世侯张柔及严忠济、严忠嗣兄弟立即率众过江“间道赶赴鄂州，参加围城之战”！

一日之内突破长江天堑，古今少有……



钓鱼城古战场遗址—蒙哥大汗丧命于此

而这似乎只展现了忽必烈天才军事家之一面，尚且有另一面展现他杰出政治领袖的超凡风度。据史载，他并没有随蒙古大军一起渡江去逞现征服者叱咤风云的气势，而是仍驻扎于长江北岸的浒黄州，一连颁布了数道严肃军纪的命令：军士有擅入人家者，以军法从事；凡是俘获人口者，全部释放……郝经在《青山矶市》中诗曰：“渡江不杀降，百姓皆安堵。”可以为证。对被俘获的儒士，忽必烈又接受廉希宪之建言，予以“官钱购遣还家”的特殊优待，“所放还的江南儒士竟多达五百余人”。而上述一切均非凭“现代化思维”之杜撰，均有史可考，有史可查。

武略、文韬，已尽显其一代英主之追求……

当然，浩浩渺渺的大江还是要亲自渡过的，因为只要再拿下鄂州就等于重新改写了历史。随之，他便又纳群儒之建言，先派出王冲道、李宗杰、訾郊等三人赴鄂州城下“谕降”，遭拒，又在数日内调兵遣将，彻底完成了对鄂州城的包围。并于城东北头陀峰上建立起五丈高楼，号“压云亭”。直插云天，巍乎高哉。登临亭上，纵目以观察城中敌情。好大的气魄！故郝经曾作《压云亭》之诗，以志其状——

重岭绕郭峻，高亭下临鄂；
 滕艘断江流，甲骑蹙城脚；
 拒命始进攻，铁匝长围合；
 顾已无头陀，径欲椎黄鹤！

但毕竟离漠北汗廷越来越远，离“也客蒙古兀鲁思”的权力中枢也越来越远。而且还阻隔着一一条蒙古铁骑从未逾越过的滔滔大江，谁知在故乡的茫茫大草原又会发生些什么？

却谁料忽必烈竟越来越“忘乎所以”，不但围困了南岸军事要塞鄂州，而且还计划进而攻入南宋的腹地搅他个“周天寒彻”！

难道说，他只顾逞“匹夫之勇”而忘了汗位的重要性吗？

须知，为此草原母地已不存在亲情……

【阿里不哥执掌汗廷之图谋不轨】

为了恢复历史的原貌，似乎还得回头说起。有史可考，当蒙哥大汗的死讯最初传回草原时，汗都哈尔和林顷刻间便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。人心惶惶，谣言四起，甚至还对拖雷家系汗位的正统性产生了怀疑。

也难怪！马背民族只承认成功的英雄……

往事悠悠！蒙哥大汗重振游牧帝国的种种丰功伟绩似俱都被遗忘了，一时间人们似乎只看到了猝死钓鱼城给汗国所带来的屈辱。况且汗位由窝阔台家系更替而来尚不到十年，随之一些心怀叵测的贵胄也开始煽阴风点鬼火了。流言越来越多，竟有人敢于把蒙哥大汗称为“蒙古战争史上第一个败亡之君”！

可以说，当时的万安宫已陷入一片风雨飘摇之中……

好在大哈敦忽都台资质虽然平庸，但在万分悲痛中尚能明辩大理。她深知单凭自己那几个年轻的儿子是难以力挽危局的，若想保住拖雷家系的汗位还需倚重大汗的几个兄弟。但忽必烈和旭烈兀均远在他乡，身边只留有幼弟阿里不哥。再加上她又特别迷信“幼子守灶”权，随之便急召来幼弟阿里不哥公然宣称：蒙哥子孙从此放弃汗位继承权，俱都效忠于当今“监国”。唯求差遣皇长子阿速台前往火速迎回大汗榑柩，以使他早日魂归大草原。

似显几分精明，又显几分糊涂……

就这样，阿里不哥也可称得上“临危受命”了，竟不费吹灰之力便糊里糊涂地成了“汗位继承人”。但这位少汗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须知就连平日围绕在他身旁那帮悍臣悍将也开始疏远他了。也难怪！除忠于蒙哥大汗的勋将仍坚守成都，浑都海仍驻扎六盘山外，大多诸王贵胄均率自己的部众作鸟兽散了。当然骏马要比榑柩快，不久便纷纷返回了草原母地似欲“寻衅闹事”了。而阿里不哥也不敢抗争，竟也认为长兄生前所统帅的三路大军确实是“乏善可陈”：东路军塔察儿败了只好派个兄弟“废王”去抵挡，南路军的统帅兀良合台原本就是他的家臣勋将也至今未能杀出重围，而长兄自己所亲率的西路军又

受阻于钓鱼城最终又饮恨而亡……难怪人家都在责骂：拖雷家族不配称圣祖成吉思汗的子孙！为了维护马背民族至高无上的荣誉，大汗之宝座似又该到轮替的时候了！据史称，为此就连野心勃勃的阿里不哥也曾“惶惶然不可终日”。

多亏有一位看他自幼长大的汉臣及时进谏……

此人即伟大母亲唆鲁禾帖尼为幼子请来的“讲读”——真定名儒李璫。他首先对阿里不哥指出，作鸟兽散的诸王贵胄首先就违反了“札撒”，少汗可充分利用“监国”之职怒斥他们“背主弃逃，导致大汗身亡”！不用担心，这些狂吠诸王贵胄均随征两年早已精疲力尽，除了以恐吓卸罪无力反叛了。阿里不哥听后深以为“然”，李璫遂又向其献上三策：控“怯薛”（即大中军），重南征，缓称汗！最终经过谆谆告诫，这才使得这位“监国”彻底稳住了神儿！由于那些奸佞悍臣尚处于远离汗廷旁观“风云变幻”的阶段，故在师傅李璫的教诲下，阿里不哥在心领神会后竟干得还颇为“有声有色”。不但不惜动用皇室钜金先后收买了四大“怯薛台”（即大中军之四大将领），而且还以“监国”之名将忽必烈之南征归究为自己的“战略部署”。尤为重要的是，他甚至竟能强压住从小那“恃宠自傲”，“骄横拔扈”的暴烈性格，而迟迟没有“称汗”。果然，在忽必烈高擎蒙哥大汗为国献身的旗帜，亲率蒙古铁骑史无前例地突破长江天堑之后，使他远在汗廷无形之中竟成了最大的“受



清朝时所刻的钓鱼城三个字



七百多年前在峭壁上所凿的用于打仗的小洞